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 目錄
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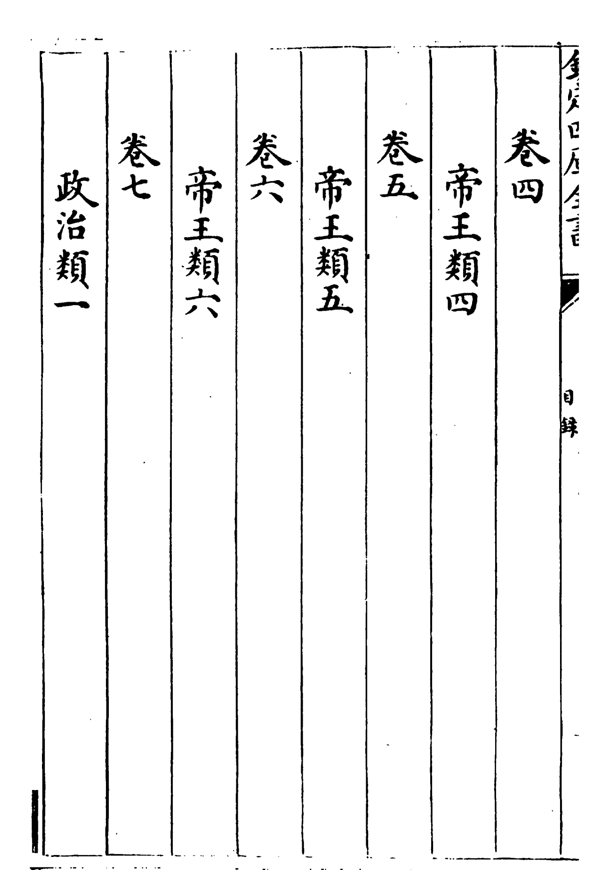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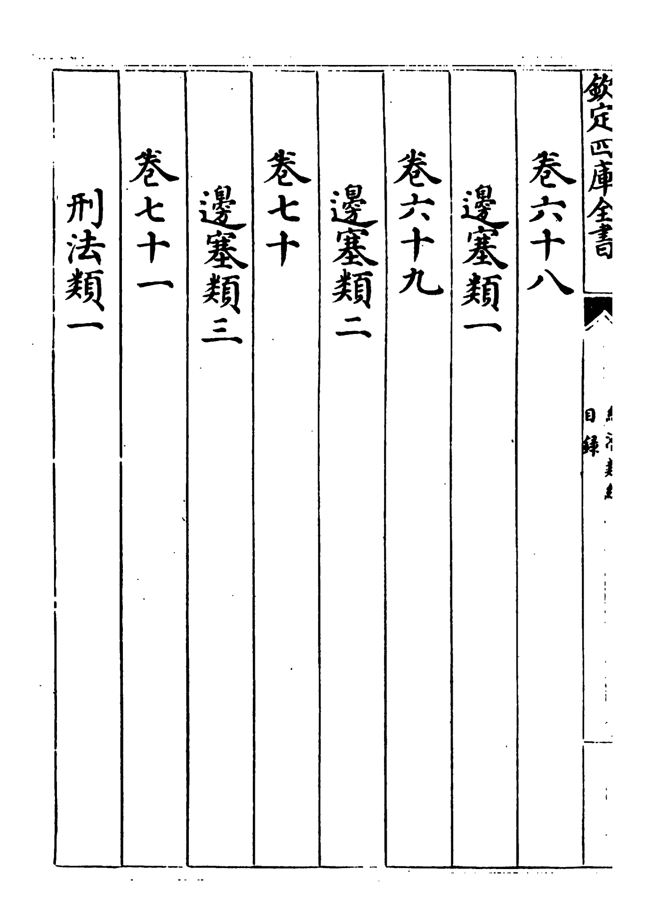
校對官編修臣周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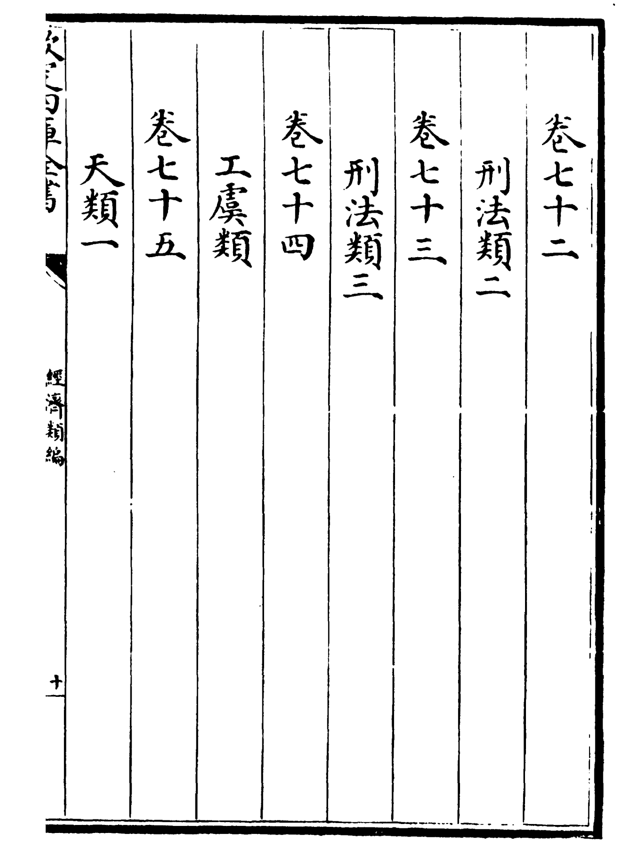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洪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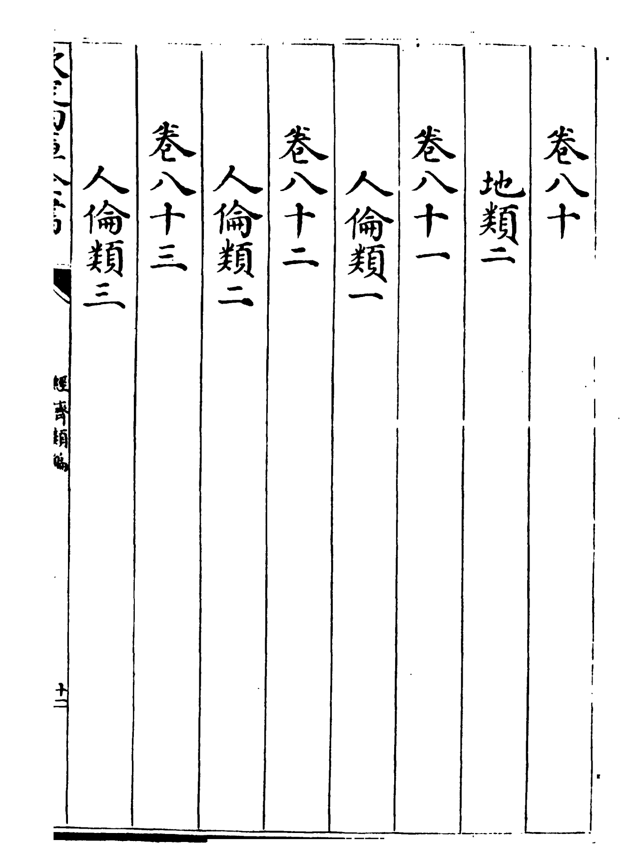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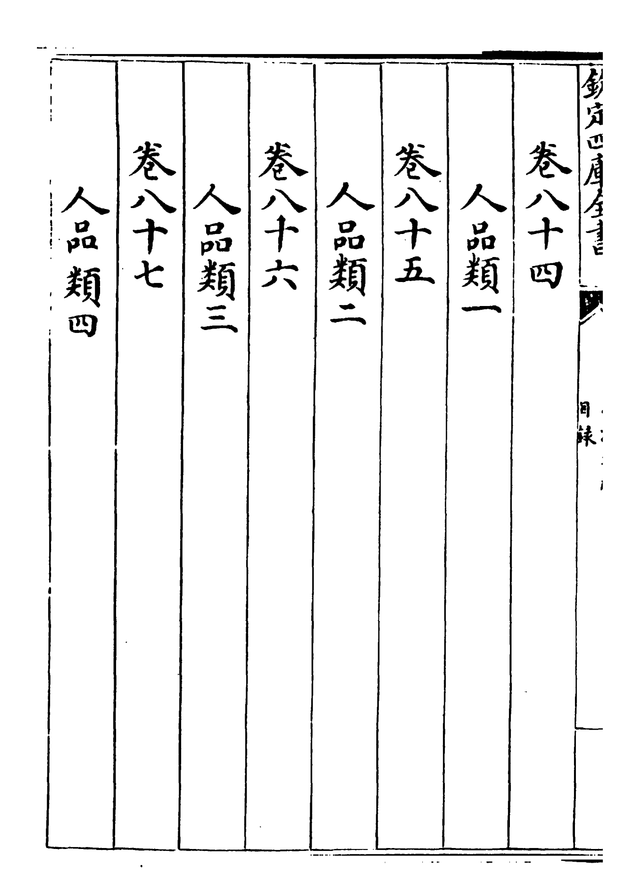
經濟類編目録　　類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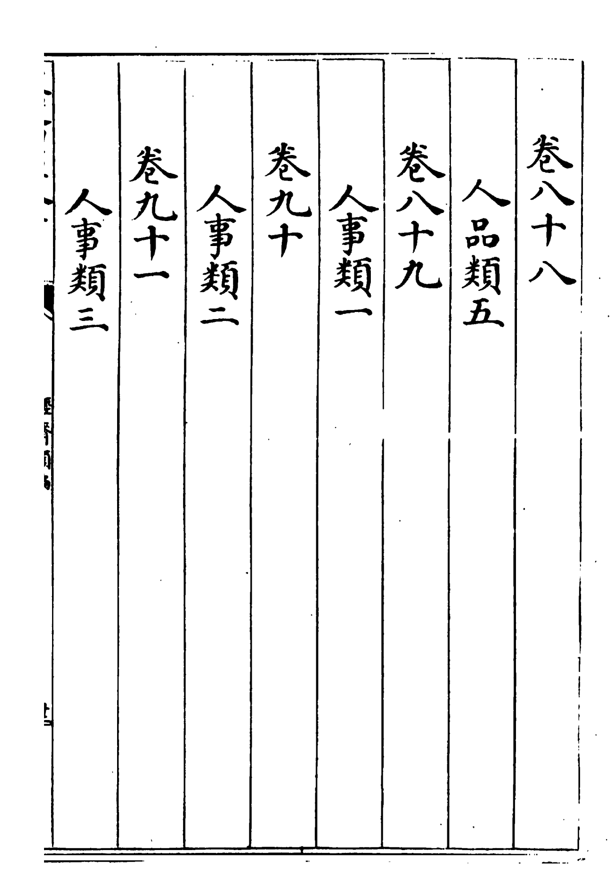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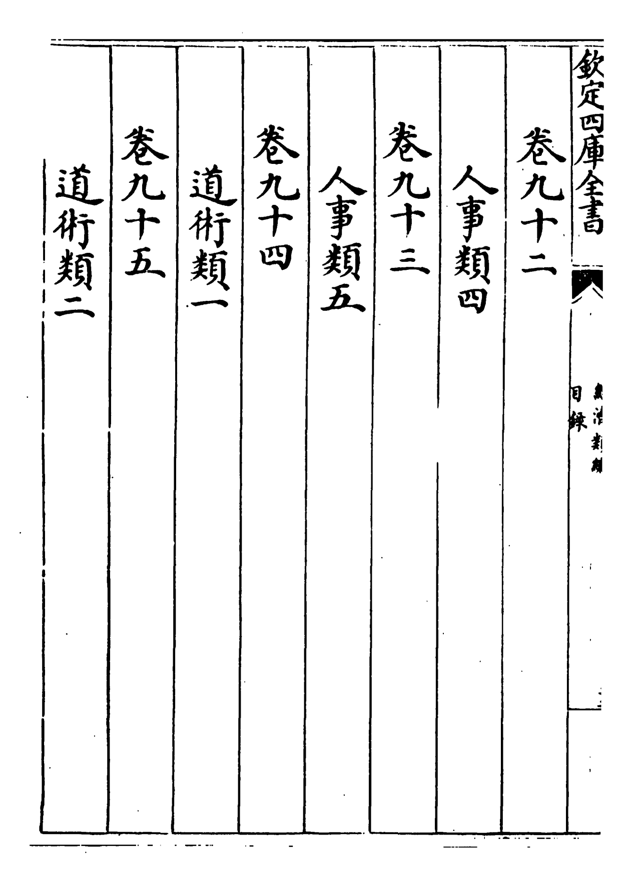












卷一百

雜言類二

臣等謹案經濟類編一百卷明馮琦編琦字琢菴臨朐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敏是編為琦手錄之稿纂分門類琦沒之後其弟瑗與其門人周家棟吳光義稍為排纂且删其重複定為帝王政治儲宫宫掖臣諫諍銓衡財賦禮儀樂文學武功邊塞刑

法工虞天地人倫人品人事道術物雜言二
十三類大致與冊府元龜互相出入但冊府
元龜惟隸事迹此則兼採文章冊府元龜惟
以史傳為據此則諸子百家靡所不採其體
例少異耳此書既非琦所手校其間所錄諸
條瑗等惟有所損而弗能益故或詳或略不
盡均齊又離析合併未必一一得琦之本意
故分隸亦間有參錯然網羅繁富大抵採自

本書究非明人類書輾轉稗販者可比惟編內所收皆義存正大而道術類中有鬼神妖怪諸瑣說物類中及寶鼎琴酒諸細故核以體例頗屬蕪雜是則叢璧不免於微瑕大木不免於寸朽分別觀之可矣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經濟類編卷一

明　馮琦馮瑗　撰

帝王類一

君道二十四則

周亢倉楚君道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

主多官而反以災生則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慝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恵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无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无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奄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王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鶡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鶡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

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聇聽而眎之正為君子明者聇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埶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

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違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虖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剿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夆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見可聞之材

於虜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觳飾攘奪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惪則不言而自化吏觳飾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塞畏代主豈不知哉

荀況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

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豈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故人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煩其智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

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是人主之道也

莊周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

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

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

彫萬物不自説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爵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

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説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

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
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
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
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
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
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若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管仲君臣篇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

圖典法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

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

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将與之惠厚不能供将殺之嚴威不能振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

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别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

而不聞閒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七臣七主篇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

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午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隣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

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心術篇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

乎智乎技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無
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
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
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大道可
安而不可說直人之言不義不頗不出於口不見於色
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
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
强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

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可以為天下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廹乎惡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牧民篇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

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

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　緩者後于事吝于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水地篇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濟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巳獨赴

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産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呂覽圜道篇 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

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為大重為輕圜道也黃帝曰帝

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一不欲留留運為敗圜道也一也齊至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於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擁矣無所擁者主道通也故令者

人主之所以為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

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匀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審分篇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

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

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敎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

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

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為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為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

君守篇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

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
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
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
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
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
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
不為者所以為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

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

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

窮也故若大師丈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别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謟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已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静宜静

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任數篇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是臣得後隨

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别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氷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

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為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吏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

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見聞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顕西服壽靡北懐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静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

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
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
有為則得之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
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
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
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
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
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

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顔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知度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

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實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年令上計言於襄

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絶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

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駃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分職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虚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

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

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

乎鄗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

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

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有度篇　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

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

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賈誼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茍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

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鬭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孰為民主直與民為讐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葢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鼷

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

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

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隰侯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

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耳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櫕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

劉安主術訓　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昔者神

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寛刑緩囹圄空

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狠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梲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

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鞈鐵鎧瞋目扼掔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

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

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琹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

足為哉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

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

强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埳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兎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

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故古之為車也
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
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
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
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　是故
重為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通矣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
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
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

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權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

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淨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是乘衆勢以為車御衆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

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乗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乗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

不可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

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夫寸生於𥻆𥻆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閒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

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
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吞舟
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
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
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
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
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

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

筋絶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　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强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

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邊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宫子

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絶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堿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

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内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圓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橈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

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繫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

戒慎之韜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

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闗能亦多矣

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顔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

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

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䵝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訟獄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

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歟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訟獄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静

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採其辭乃擇可觀

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

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

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

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

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

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

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晋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

哉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程顥論君道疏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

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耻盖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

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蘇軾論道德疏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

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説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歛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

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偏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

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責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經濟類編卷一